

## 掌下壓

無時無刻的臥倒  
是一段修練  
源自那助教的口中  
蠶食心智的命令  
一下二上的頻率  
搭配著  
一長一短的哨音  
在集合場、沙灘上、泳池畔  
遺留的汗水  
拓成一雙雙清晰的掌印

無窮無盡的循環  
是一種累積  
源自那背負的重擔  
冀求結訓的信仰  
亦敵亦友的競合  
激發出  
一生一世的情感  
在同儕間、競賽中、互助裡  
期間的歷程  
串成一段段說不完的故事

再也沒有比掌下壓更折騰，每天卻要做上幾百下的事了。

沉寂已久的集合場上，隨著新訓期的到來，開始熱鬧起來。已有數十期的兩棲集訓隊經驗的助教們，一貫稀鬆平常的看待這群來自各單位挑選出來的新兵，就連吹哨下命令都顯得漫不經心。

伴隨著寒風陣陣呼嘯，助教斜戴著的紅色帽子下，是一張冷酷黝黑的臉龐，嘴裡輕抵著一支暗紅哨子，配合一長一短的頻率吹送著哨音，沿著哨子垂下的繩子，也隨著風聲、哨音，慵懶的微微顫抖，打著拍子。

剛加入集訓隊的新兵，繃緊神經專注聽著哨音，身體做著掌下壓的動作。

教練看似隨興，其實銳利的目光如鷹，掃過每位趴在地上的新兵，新兵下意識全身肌肉繃緊，不敢有絲毫放鬆，伏在地上，規律的撐起、下壓，層層疊的身影像波浪。

進訓的新兵無時無刻做著掌下壓，起床的晨操、上課前的暖身、課間的訓練、收操、甚至是睡覺前也不放過，隨著進訓的期程愈久，趴臥在地上的時間愈多，不限時間，不限地點，只要助教口令一下，掌下壓就隨伺在側。

特別是在這個只有口令與動作的集合場中。

不知經過拓幾期蛙人弟兄的掌印，集合場上原本平整的柏油地面，碎裂出無數扎人手心的碎石，沿著排水溝旁的縫隙，不知何時也鑽出幾株小草，在石礫旱地下，隨著風勢搖晃。

這些堅韌小草，是這群在逆勢中成長的隊員最佳的寫照。

「搞什麼？都進訓多久了，連最基本掌下壓都做不整齊！我看是欠磨練。」應該有百餘下了，學員吃力的撐起身體，雙手顫抖，姿勢、隊形呈現不規則的律動，助教藉機咆哮著。

「報告！不是。」學員氣喘吁吁，卻仍鼓起餘力大聲回應著。

新兵育生與其他人一樣，體能已接近極限，全身肌肉僵硬痠痛不堪，但眼神依舊緊盯前方，汗水沿著雙頰滴到地上，迅速被飢渴的柏油地面吸吮殆盡，就算平時體力再豐沛，這時也只能靠著意志力撐下去。

「就快結束了。」他說服著自己，依舊全神貫注聽著助教指令，將動作做到最確實，除了怕一個失神，挨得一頓臭罵之外，他還希望把握這些基礎訓練的機會，讓自己更加強壯。

他不只要結訓，還想去挑戰更高的殿堂。

「我還可以！」育生咬著牙，奮力的撐起最後一下，助教吹起長聲哨音，示意學員起身，結束了晨間的課程。

小自掌下壓，大到山訓、泳訓、蛙操等主要課程訓練，育生都是全力以赴，激勵他撐到最後一刻都不能放棄的，是背後龐大的生活壓力。

根據已經結訓的老大哥口中得知，每一梯隊百餘位的學員，僅十位數的學員能完成兩棲訓，更只有個位數的員額可以接續到特勤單位，接受更進階的訓練。

「你們這些，能結訓都是問題，還想去特勤？」助教最愛調侃這些懷抱理想來參加集訓的學員，看著他們每次鑑測的成績，都認為現實與理想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。

說真的，育生的體格，與集訓隊受訓的學員差異甚大，除了個子矮小精瘦，深陷的雙頰，顯得更加弱不禁風，一脫掉上衣，乾瘦的胸膛，細長的臂膀，以及被寒風一吹就爬滿雞皮疙瘩的皮膚，若不是他在原單位苦苦哀求，且每天利用時間吊單槓、跑步強化體能，連長甚至不願意薦報讓他受訓。

「我想去！」為了證明自己已經準備好了，在連長室，育生一口氣做了兩百個掌下壓。

拗不過育生的苦苦哀求，「起來吧，就讓你去試試，只是別太勉強自己。」連長答應了，育生滿臉的汗水，和著鼻涕與眼淚，開啟了兩棲的受訓生活。

執意進兩棲的理由很簡單，結訓後，成為兩棲隊員有著不錯的加給，讓隔代教養的奶奶可以減少一些負擔，因此，從踏入軍旅之際，就將目標鎖定在成為蛙人，甚至朝向成為特勤隊員的目標前進。

跟他有相同目標的是啟銘，他背負著出生軍人世家的重擔，官校畢業後就在家人的期許下，進入海軍陸戰隊，並自願拔階受訓，成為集訓隊的一員。

從進訓開始，在九九旅擔任旅長的父親，就不時常來探視，連收、放假也不時見到軍車接送至門口，旅長常下車與大隊長寒暄，嘴裡說著要嚴格訓練與要求，千萬不要放水，但已

足以讓幹部與學員不得不注意這個人，而讓大家對啟銘望之生畏的，是他在各方面的表現。

各項鑑測他總是能輕易地拿到第一，在助教眼中，是兩棲結訓後，繼續往特勤訓的不二人選。

兩人都有非得結訓的壓力，從在集訓隊前的進駐時期就開始就拚了命的強化自己的體能，除了助教的要求外，只要一有空閒，不管是平日操課間的休息，甚或是假日，都自發性地待在集合場做著體能訓練，掌下壓、單槓、跑步、游泳，無非是希望讓自己全身儲備更多能量，為達目標努力前進。

很積極的兩個人，但是彼此間卻相當隔膜。特別是啟銘，自小在軍人世家長大的他，有著輸不得的壓力，執行各項訓練，總是獲得極高的評價與成績，在集訓隊裡，儼然是每個人學習的標竿，或許從以前習慣被稱讚的他，眼裡時常透露不可一世的神情，對於表現不佳的學員常不屑一顧。

尤其對育生更懷著深深的敵意，打從心裡認為瘦弱的育生，根本不配來參加訓練。

但是在一次次的汰除鑑測中，育生總是在安全名單內，特別從進訓以來，他總是以超乎極限的努力，成績也逐步趕上其他人，儘管未能出類拔萃，但已足以讓他能繼續在集訓隊受訓。

這對啟銘來說很不是滋味，尤其是看他成績逐漸進步，助教也不時稱讚是集訓隊進步最顯著的一員。或許是自尊心作祟，他常用不懷好意的眼神去盯著育生，一有機會就想找他

麻煩，想看他出糗。

這一期的集訓隊面臨數十年來的低溫，就連未下過雪的南部山區，樹葉上也覆滿了霰。

新的訓期照著訓令，在低溫中開始，從早到晚上的體能訓練課程，一日接著一日的展開，督促著新的一批學員朝著鍛就蛙人的路上前進。

寒冷的操課場地上，大家赤裸著上身，埋頭隨著哨音做著掌下壓，當大家專注地做著的時候，啟銘眼神不時的瞟向育生。

被一陣陣寒風吹得受不了的育生，全身早爬滿雞皮疙瘩，一對乾瘦的臂膀在寒風中瑟縮的顫抖，隨著哨音起伏的身軀顯得更為單薄，凹陷的雙頰，一用力臉就顯得更加枯槁，加上撐起時不自覺噉起的雙唇，啟銘真心覺得育生長得像隻古怪的鴨子！

是那種卡通中老是出錯引人發噱的角色。

驀地，助教脫口一句「連掌下壓都做不好，來什麼集訓隊！」忽然讓啟銘聯想起了什麼，他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「長得像鴨！」啟銘腦袋冒出這一句話，並不斷盤旋擴大，挑動著一觸即發的敏感神經，儘管在這麼嚴肅的集合場上，啟銘「噗哧」的笑出聲來，引發助教的注意。

「笑什麼笑？」助教轉頭望向啟銘怒目而視。

瞬間空氣凝結，四周只剩下助教的聲音迴盪在操課場地。

「報…報告，沒有！」啟銘心頭一驚，但是笑意還是掛在

嘴角，收不回來。

「說！不說就做到你說為止！」助教指著啟銘，生氣了。

「我覺得他長得很像一隻鴨子。」啟銘邊說邊將眼神帶向育生。

原本嚴肅的操場，立刻爆出哄堂大笑，就連平日繃著一張臉的助教，也在轉頭看了一下育生後，不自覺跟著笑出了聲音。

原本對長相就沒自信的育生，俯撐在地上，自己忽然成了大家嘲笑的對象，他傻愣愣的抬頭，望著四周，一副狀況外的樣子，更引來其他人一陣訕笑。

育生窘迫極了。

周圍的嘲笑聲伴隨陣陣吹來的冷風，育生意會到大家在笑他，僵硬的四肢延展到身軀，全身瞬間凍結，只剩臉上兀自發熱，一股熱血直往上湧，雙頰脹得通紅，直到一連串嘲諷的笑聲，在隊長的斥喝聲中倏然停止。

「別在意，專心訓練就好。」隊長企圖安撫著他，只是經過那次的嘲諷後，啟銘儘管受到了隊長嚴厲的責難，但育生的長相卻在團體間發酵。

「長得像鴨！」每當其他學員提起這一段，彷彿就更助長了啟銘一些氣焰，對於育生的作弄就愈加頻繁。

這對啟銘來說，比拿到好成績更值得振奮。

育生不想惹事，就隨著他們去說，他練得更勤了。依舊每天無止盡的掌下壓。

只是育生愈選擇不理，啟銘對他的敵意就愈深。

上午的游泳課程結束，學員利用中午用餐前的空檔，把自己的游泳裝備清洗後晾在集合場上，整齊的排列，像極了平日學員列隊練體能的身影。

陰鬱已久的天氣，難得出現陽光，曬得大家暖呼呼的，沐浴在冬陽下，學員利用隊長集合助教討論下午課程的空檔，享受短暫被陽光洗滌的暢快，沒有助教緊迫盯人的時光，大家貪戀這一絲自由的溫暖，久違的談笑聲在集合場上此起彼落，就連一向武裝自己的育生，也坐在地上仰著頭，閉著眼享受著。

在冬陽環繞下，他回到了過去殘存在記憶裡的生活，依稀記得母親雙手緊緊擁入懷裡的感覺，還有那闔家圍著冒著蒸汽的火鍋開懷大笑的場景，直到在父母親身故後，堅強扛起一家重擔的奶奶，牽著年幼的育生，在火葬場上感受熊熊烈焰傳來的熱氣，一瞬間就將一個家庭的支柱燃燒殆盡，握著奶奶微微顫抖的手，「奶奶，以後我會賺大錢，不讓你擔心。」育生堅定地說。

如今，也持續朝著這樣的目標前進。

「喂！鴨子，收操了！快起來」一陣嘈雜聲拉回現實，育生一睜開雙眼，陽光刺得他眼睛眯成一直線，從隙縫中，啟銘一張不懷好意的臉。

當適應周遭的視線，四周逐漸清晰，啟銘在他面前，拱起雙手向內折向胳肢窩，半蹲式的快走過去，眼神與動作充滿

嘲弄，嘴裡發出「呱呱呱！收操了，快去打飯……」的聲音，幾個跟著起鬨的學員，也模仿起鴨子的動作。

育生不理啟銘故意挑釁，迅速起身拿著裝備就往倉庫走去。

「跣什麼？呆頭鴨！」冷不防，後腦一陣巨響，接續劇烈疼痛從頭皮向下蔓延，啟銘看不慣育生的漠視，一個箭步跑到他身後，用力往後腦勺拍下去，然後又飛快的跑開。

育生痛得一手摀著頭，一股怒氣直衝腦門，回瞪了他一眼，原本想追上去理論，但終究還是忍了下來，「不要惹事，不然這禮拜就出不去了。」他喃喃對著自己說著，邊摸著自己被打得發麻的頭。

在集訓隊，雖然是周休二日，但放假可沒這麼容易，學員常常因為體能鑑測、內務整潔、服從能力，以及助教們專斷的好惡，每個禮拜總有些人必須留下來為大隊出公差。

特別在這麼苦的訓練中，學員莫不希望自己能放假，總覺得踏出營門，空氣就是特別新鮮、食物特別美味，生活特別自由。

不若其他學員積極爭取放假的時光，育生在集訓隊的期間常留在營區自我訓練，但這週末他非出去不可，這是每個月的第一週他必須趕上最早一班公車，回家帶著奶奶利用醫院上午的門診時間回診。

例行回診時間，育生會順道帶著鮮少離開家門的奶奶，暫時到戶外透透氣，或許上市區吃上一餐高級的餐點，或是陪

她到公園走走，對於這禮拜的休假，育生很是期待，父母親剛辭世的時候，是奶奶將他接回家的，夜裡總是被惡夢驚醒，奶奶會輕拍他的背，安慰他；在學校被其孩童欺負，奶奶儘管不會上前爭論，但總會在夜裡輕撫育生的背，用無盡的溫柔化解滿腹的委屈，就連高中畢業選擇加入國軍，奶奶依舊靜靜的待在屋內，柔聲幾句「要好好與人相處」、「不要太勉強自己」，就送育生離開。

在奶奶的耳濡目染下，育生也學會了忍耐，面對在集訓隊裡的各種挑釁與挫折，育生總是以和為貴，他從不輕易動怒。

為了這禮拜休假，他傾盡全力去達成助教所要求的每一堂課，避免自己犯任何錯誤，就連啟銘的數度刁難，也盡可能的容忍。

下午操課的場地在游泳池，育生的游泳技巧是來到新兵隊後才學的，在助教的教導，加上每個禮拜的苦練下，勉強學會了不甚標準的泳姿，每次的游泳訓練，他總是賣力的划著水，但是前進的速度卻是有限，能通過每次鑑測，靠的是堅定的意志與無窮盡的體力。

只是今年冬天特別冷，對育生的考驗倍增，乾瘦的身軀難以久待在冰冷的水裡，每次測驗，都被冰冷的池水凍得齒牙亂顫，常見育生在完成鑑測後，氣力放盡，攀著泳池嘴唇發紫，眼神渙散，吁吁吐著白煙的樣子。

已經夠努力了，但他總是抓不到技巧，所有測驗的成績都

是硬拚出來的。

為了能順利放假，這禮拜他不管是跑步、游泳或是蛙操同樣耗盡所有氣力，就連他不擅長的游泳，也用不甚標準的姿勢，大力的將水花濺得老高，連助教都佩服他的毅力與決心。

啟銘深刻感受到育生的不同，從不看好他能結訓，到現在一次次的進步，甚至對他產生莫大的壓力，對育生的恨意也更加深了。

「待會測驗踢蛙鞋五十公尺，最後一個，這禮拜留下來陪我。」助教像是背誦準則般，以規律又幹練的語氣在泳池邊喊著，隔天就要休假了，學員們也滿心期待，興奮的大喊回應著。

啟銘從一進訓便擔任學員長的職務，由他幫大家從器材室領出蛙鞋，一雙雙蛙鞋橫七豎八地攤在籃子裡，他與另一名學員吃力的抬起籃子，再重重的放在走道上。

「大家排隊依序來領！」上課前，他嘴裡大聲吆喝著，心裡卻是不願意做這些粗活的。

「呸，他們憑什麼？」啟銘滴咕著。

啟銘常常覺得不平，他不愛自己出身於軍人世家，不愛其他人以最高的標準去檢視他，他常常要出列示範、常常要擔任幹部，常常要為其他人服務，別人犯錯還要被連帶處分，自己稍有不及別人之處，就要被各方檢討。

他心裡其實是羨慕育生的，希望自己是一般人，像育生這

樣的一般人，可以在每一次的小小進步中，就能得到大家的盛讚。

他面無表情地看著一排等著領蛙鞋的學員，並引導他們依續接過蛙鞋，學員在旁邊席地而坐的套上，躍躍欲試稍後的測驗，列子裡育生臉上也透著期待光彩的神情。

啟銘知道自己在這條路上已沒有回頭的空間，但看到育生的樣子，內心不平情緒又起，他頭也不抬地遞給育生一雙蛙鞋。

這雙蛙鞋明顯過大，育生見著這雙過大的蛙鞋，笑容一時僵住，不知所措愣在那裡，遲遲不肯接過。

「快走開，後面還有人要領。」啟銘抬頭看他踟躕的樣子，不耐煩的說。

「學員長，這……不是我的尺寸。」育生囁嚅的說。

「沒了，剩下的都是這種尺寸的。」啟銘看著身後排隊的人。

「我穿太大。」他瞥了一下籃子，明明就還有很多小的尺寸。

「煩不煩啊，太大就把他繫緊一點，每雙蛙鞋都是可以調的，知道嗎？」啟銘順手拿起一雙蛙鞋，用力扯著蛙鞋上的調整扣環。

這用力拉扯的動作，像是宣洩啟銘的情緒，育生只得無奈的接過。

他坐在一旁調整蛙鞋，只是就算將蛙鞋調至最緊，過大的

鞋底還是無法包覆整個腳掌，他撐大腳趾，勉強用趾間的力量穩住蛙鞋，才能一蹶一拐的在岸上走路，不至於鬆脫。

歪歪斜斜的樣子，走在池畔上，果不其然，又換來一陣學鴨子走路的嘲弄。

他沒有理會，心裡仍惦記著這個禮拜要放假的事，並認真思考著，要怎樣才能穿著這雙蛙鞋通過測驗。

蛙鞋是輔助學員在水中快速前進的裝備，操作上並不難，每個學員在受訓期間，也都相當熟悉，但對育生來說，要利用蛙鞋在水中拍打的力量前進，又要讓過大的蛙鞋不脫落，談何容易？

在冰冷的水中，一群學員雀躍地在池底待命，就連平日凜冽的池水，也感覺沒那麼冷了，育生沒有被現場亢奮的氛圍影響，心裡更多的是擔心，擔心待會的測驗，蛙鞋會不會掉落。

這是一堂簡單的測驗，泳池對岸五十公尺是終點，又有蛙鞋輔助，腳背順著水流，大腿帶動小腿牽動蛙鞋，順勢幾個拍打，就可以快速前進，對於一般人來說，只要使力得當，都可以輕鬆通過。

學員整齊的排在每個水道上，共分做六個梯次，當哨音響起，大家依梯次奮力蹬牆向前推進，當排在前面梯次的學員，在助教指令下出發，在後面等候的育生，焦慮感就加深一層，他努力讓心情保持穩定，但雙腳還是不斷的發抖，直到輪到自己出發的哨聲響起，他奮力壓著腳背，心緒專注在大腿以

穩定的律動，帶動小腿，促使蛙鞋帶動水流，引出向前的推力讓自己前進。

果不其然，不合腳的蛙鞋，就是沒有辦法隨著施力產生適當的波流，他逐漸落後給其他學員。

在泳池中央，育生急了，不得不用更大的力氣去帶動蛙鞋，只是適得其反，過大的擺動，讓蛙鞋與水面角度過大，增加了水的阻力，徒勞的下場，是在泳池中間，一隻蛙鞋脫落了。

蛙鞋湧出幾個氣泡後，便往水底沉，失去平衡的育生內心一陣驚慌，直覺左腳一空，呼吸也跟著倉卒起來，一急吞了幾口池水，想要站立，受力卻不均衡，整個人失去重心，冰冷的水灌進腦門，噙著了，恐懼油然而生，不得不用雙手猛力拍打水面，水花驚動了助教。

這時其他人都已抵達岸上。

在眾人鼓譟下，助教急忙跳下水，用救生圈將育生帶回岸邊，也宣告蛙鞋面鏡課程結束。當大家魚貫進入淋浴間換裝時，只剩育生坐在泳池旁發呆。

「不舒服嗎？要去醫務所？」助教問著。

育生搖搖頭，眼神空洞，他沒有向助教說明理由，靜靜地坐在一旁包裹著毛毯，只是當助教走後，想起這周無法休假，不甘心的淚水順著鼻梁滾下來。

學員開心的沖洗完換裝，等候明早離營宣教後的周休假期，看著育生沮喪的模樣，啟銘像是打了睽違已久的勝戰一樣，嘴裡哼著歌，拎著蛙鞋，帶著高傲的笑意，從育生身邊走過。

「是你！」育生紅著眼睛惡狠狠地瞪著他。

「說什麼啊你！」啟銘看著他眼裡的怒意，嘴上的笑意不覺收斂起來。

「是你，害我這禮拜不能休假！」他音量放得更大，更冰冷。

「哼！」啟銘裝作不以為意，逕自往他身邊走去。

倏然，育生像是一隻被激怒的猛獸，全身肌肉憤張，脖子伸得老長，起身一個箭步就往啟銘撲過去。

「幹什麼你！」啟銘被他突如其來的舉動，嚇退了好幾步。

「還我假來！」育生再撲過去，也不管助教就在附近，過去對他的羞辱、對他的嘲笑、對他的百般刁難，都化作這一凌厲的一拳。

正中鼻心。

啟銘臉上一熱，一股鮮血從鼻子湧出，「你好樣的！」啟銘也怒了，顧不得鮮血汨汨流出，用力一推就把育生壓制在地，往他的臉上、肚子狂轟。

育生用手擋了幾拳，但啟銘發了瘋似的拳頭如雨下，招架不住的他最後只能用手護住頭部，將身體蜷縮在一起，啟銘每一拳都用盡全力，育生只覺得劇烈的疼痛蔓延全身，像有把火在燒，灼痛得讓他無法呼吸。

「你們想被退訓是不是！」遠處助教見狀，立刻前來制止，啟銘停了動作，但內心的怒氣仍難消。

「想跟我打架，你還早得很。」啟銘離開前，撂下一句話，

甩頭便要離開。

「給我回來！」隊長也聞聲趕來，看到現狀怒喝。

「都拔階受訓還敢跟小兵動手，我帶集訓隊這麼久第一次看到，學員長怎麼當的？」隊長在遠處叫住啟銘，走到他面前咆哮著。

啟銘一貫高傲的姿態，連隊長的訓斥也不看在眼裡，他直挺挺的站著聽訓，嘟囔著是育生先動手，臉上不甘的神情顯露無遺，鼻血隨著剛才劇烈的動作，濺滿了臉，鮮紅的血在他站直了身體後，沿著臉頰滴在地上。

育生依舊躺在地上，身體不自覺的抽搐著，他眼睛直視著游泳池上粼粼的波光，腦袋一片空白，但是迴盪在泳池裡的隊長怒罵聲，讓育生嘴角泛起了一絲的笑意。

屬於自己勝利的微笑！

晚上罕見沒有夜間訓練，助教把學員集合在中山室檢整裝備，旅長開著軍車停在大隊門口，啟銘與育生被叫進隊長室，旅長氣急敗壞的聲音從隊長室傳出來，連在中山室的學員都聽得一清二楚，大家都靜悄悄的不敢做聲。

隊長室裡，旅長對著啟銘說著他如何讓家族蒙羞云云，血紅的眼睛像是要冒出火來，恨不得將他所帶來的恥辱給吞噬。

這是育生第一次看到啟銘這麼卑微，他一動也不敢動，緊貼的雙手微微顫抖，閃爍的眼神不敢直視父親。

「隊長抱歉，是我失職，我沒有能力把小孩照顧好，讓他

今天闖出這麼大的禍，怎麼會把一個小孩教成如此目中無人。」旅長高出隊長好幾個階級，甚至年長幾歲，但在教訓完啟銘後，卻迅速收起怒意，懷著愧疚頻頻向隊長道歉，看在啟銘眼裡，一個帶領全旅衝鋒陷陣的長官，一個扛起家裡重擔的父親，卻因為自己的緣故，居然卑躬屈膝的向隊長與育生賠不是，殘留的自信與尊嚴，也隨著父親的道歉聲中瞬間瓦解。

啟銘羞愧得無地自容，不覺眼睛模糊了視線，豆大的淚滴隨著身體的抽搐滴落，他急促且刻意壓低的啜泣聲音，像個做錯事不知如何是好的小孩。

育生雙頰浮腫，眼角撕裂傷不時抽痛，看著啟銘如同小孩般的啜泣，不覺同情起他，在背負著家人的期許，以及凡事都要做到最好的壓力下，抑鬱了多少的情感，武裝了多少別人看不見的脆弱，在人人稱羨的生活裡，啟銘也是受盡了委屈。

「育生兄弟，小犬造成您的傷害，實在抱歉，能否原諒啟銘的不懂事，他軍旅生涯剛起步，不能被退訓，可否請您幫幫忙。」當旅長向他乞求原諒的時候，育生直搖手說不在意。

這週，兩個人都被禁假，就大隊的規定，打架滋事幾乎都是退訓處分，事後考量育生不追究，加上啟銘平時的表現良好，決定讓他禁假。

育生因為測驗沒過遭到禁假，啟銘則是打架的緣故，育生想想這樣也好，不能讓自己傷痕累累去見奶奶，要是她知道

自己在部隊惹事，不曉得又會增添她多少煩憂，最後是由旅長代替育生帶奶奶去看病，算是對育生的補償。

啟銘也接受，對於犯下足以被退訓的錯，還累得父親到處賠罪，覺得禁假是最輕的處分。

雖是如此，但對他們倆來說，這到底是一個沒生氣的週末，早上離營宣教後，其他學員迫不急待地離開營區，他們則是都待在寢室裡。

氣象預報說自今日起天氣開始逐漸回暖，但早上的營區寒冷的空氣還是直接灌進空蕩的寢室，一貫把握時間訓練的育生懶懶地躺在床上，懷疑氣象預報的真實性，也盤算著待會要做些什麼，啟銘則是面無表情靜靜的坐在床沿擦著皮鞋。

在寢室裡，育生摸摸臉上幾處脹痛的瘀青，想著不知道旅長有沒有跟奶奶聯繫上？就診的狀況如何？他想問啟銘，但卻不知道怎麼開口；啟銘低頭擦著皮鞋，內心也若有所思，他偷偷看了一眼育生，其實也沒有長得那麼像鴨子了，「長得像鴨」也沒那麼好笑了。

「傷口還痛嗎？」啟銘看著育生摸著傷口，還是決定打破了沉默。

「還行。」育生貌似不經意的回答，其實內心覺得有些震驚。

「待會做什麼呢？」

「練體能吧，做掌下壓。」

「一起嗎？」

「都可以。」

「你怎麼會這麼堅持要做掌下壓，不會累嗎？」

「爭取去特勤隊繼續受訓，不練不行。」

「那你可要多加油，我不會讓你的。」

「沒關係，反正我一定會入選的。」

「你確定？你長得這麼……。」啟銘原本想開他長相的玩笑，但想想還是止住了。

原本寒冷的空氣隨著太陽的升起，也漸漸溫暖了許多，集合場上，他倆伏在地上，做著掌下壓，期間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，育生感受到太陽的熱度，直覺這個冬天真的快過了。

總字數：8621